□本版责编:陈姝妤 □版式:徐 岩 □校对:陶 寅
□电子信箱:qingliuwenxue@126.com

滁州日報
2026年8月26日 星期三

•经纬行吟•

凤阳印象

□程学武

凤画

我不懂画。但第一次见到凤画,就有些诧异。

第一眼看到的是她的艳。这种艳,让人有些炫目。大红大绿大青大紫的色调,明丽中透着鲜亮和耀目,看一次,就忘不掉。

某天,有幸拜会凤画家刘晓玲女士,看她给学生讲授凤画的画技。在讲授绘画技巧的过程中,她反复说,凤画以民间工艺色彩为主,吸取了工笔花鸟画的勾线敷色技法,又兼蓄年画通俗画风,有"五彩、素彩、水墨"的色彩表现手法,是雅俗共赏的。

于是,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欣赏琢磨凤画。

如果说"艳"是凤画的主色调,那么"势"最能体现凤画的特质。这种势,大气、粗犷,每一个画面都霸气十足,有一种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这是帝王气度吗?懂行的人告诉我,凤画中的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鹰嘴、鸡爪、如意冠,如有一个偏离或某处不到位,都不能称之为正宗凤画。

还有她的祥瑞。"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在众多凤画中,丹凤朝阳、百鸟朝凤、带子上朝、五凤楼、龙凤图、凤撵麒麟、百鸟献寿、四扇屏等,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吉祥、幸福的好兆头。

关于凤画,我曾听到一个像梦一样的传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立即在家乡凤阳建造一座皇城,名曰中都城。忽一日从天边飞来一只五彩凤凰,金光闪闪,祥云缭绕,那凤凰鸣叫数声后,在皇城上空翱翔一圈,遂飞到城南一座小山上落下,这小山正是朱元璋父母的墓丘。全城百姓争相观看,可巧,人群中有一位号称"神笔张"的画师将凤凰模样画了下来,自此,他专以画凤为业,开设画店,传经授艺,并在每年春节绘制几幅精品献给朱元璋。马娘娘尤为喜爱,总是挂在后宫大殿上,率领众嫔妃焚香朝拜,祈祷富贵吉祥。

凤阳民歌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不会,但会唱个凤阳歌。"每次听这首凤阳民歌,热烈、浑厚、壮美的曲调,洪亮的嗓音以及浓郁的乡土气息,让人啧啧称赞。

这种曲调,不是一家之音,而是兼容并蓄的。凤阳友人告诉我,这种曲调来自明初凤阳的移民,那些从天南地北迁徙到凤阳的移民,思乡心切,便把家乡的小调和凤阳本地小曲灵活地加工,最终成了融合各处文化的地方民歌。

凤阳民歌的种类是多样的,有生活民歌、情歌、时政歌、劳动歌几大类,数目达300首之多,尤其以《凤阳花鼓》《鲜花调》比较有名。每一首歌,都有凤阳的基因。

若干年前,凤阳民歌描述的基本是男欢女爱、淳朴生活的点滴,后来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融入诸多新的内容。每次听罢,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热血在内心流淌,直到融入骨血,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凤阳花鼓

那一日,我们到凤阳进行文学采风。主办方照例安排了花鼓表演。只见"姑嫂二人",一人击鼓,一人击锣,口唱小调,鼓锣间敲:"白云千里过长江,花鼓三通出凤阳。""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清亮悦耳的唱词,灵巧娟秀的身姿,铿锵有力的鼓点,精妙入神的表演,将凤阳的昨天和今天演绎得淋漓尽致。

内行人告诉我,鼓面直径10厘米左右,彩色是人造革的"凤画"图案;鼓身为红色,厚度6厘米,呈短圆筒状;鼓条两根,长50厘米,由细竹根制成,用于击打。

我翻阅资料,得知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花鼓小锣""双条鼓"等,是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于一体的民间表演艺术,形成于明代,流传至今已有约600年历史。

旧时,凤阳旱涝频发,花鼓常与"逃荒"联系在一起。人们利用花鼓小锣进行乞讨,呈现的是身背花鼓、流落四方乞讨的景象。那时的凤阳花鼓,就是荒年外出乞讨、卖艺谋生的代名词。这些四处流浪乞讨的凤阳人,硬生生地将悲苦色调的凤阳花鼓唱遍了大江南北。

后来,凤阳花鼓转变为自娱自乐、庆祝丰收的艺术形式。人们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剔除了小锣,专用小鼓伴奏演唱,并根据击鼓用的鼓条特征,将其改称为"双条鼓"。"咚、咚……"花鼓轻启,如诗如画的旋律便从指尖溢出,只见舞者手持花鼓,翩翩起舞,鼓点如潺潺流水,将观赏者带入如醉如痴的境界。这时的表演场景,多展现热烈欢快的气氛,并融入现代歌舞技巧,用于喜事表演或接待宾客。

每次欣赏完凤阳花鼓舞,我都在想:凤阳花鼓不仅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场历史的叙述。从前是四处乞讨的苦命人,现在是享受新生活的幸福人;从前唱的是艰辛,现在唱的是幸福。调子还是那个调子,歌词却早已换过,从前的辛酸,早被新生活熬成了甜。

•阡陌流年•

沉默的父亲

□魏玉军

时光悄然而逝,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5年了。

他是那样普通,湮没在尘世烟火里,无声无息,却总在我梦里出现,依旧不言不语,眉眼亲切如昨。醒来后,那股无处安放的失落,沉沉压在我心头,无从说起。

父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小学未毕业,当过生产队长、村支书。他不苟言笑,温暖却不炽热,待人宽厚包容。

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家日子紧巴,我家更是艰难。一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支撑,母亲常年卧床,五个孩子尚小,是村里有名的"超支户"。每年春荒,口粮断顿,总要四处借粮度日。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悄悄攒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趁生产队早晚歇工的间隙,往返几十公里蹬车送人到县城。风里雨里,一身力气全耗在车轮上,用苦力换回零钱。母亲体弱,养不起家禽,饭桌上常年不见荤腥。父亲便借着拾粪、打柴的名义,步行几公里到姑妈家附近,托人捎个信——从不去家里,怕伤了男人的尊严,怕被人说穷亲戚上门沾光。姑妈心知肚明,总会悄悄割块咸肉、扯块布料让他带回,给我们解解馋、添件衣。

如今姑妈提起这些,仍红着眼眶说:"我哥太难了,嫂子病着,五个孩子张嘴要吃,他一个人扛着整个家啊。"父亲从不在我们面前提半句辛苦,只把责任扛在肩上,默默守着一家人的温饱。

我们兄妹五人,是父亲用一生心血托举长大的。我是老小,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日子再苦,父亲极少打骂孩子,只用一言一行默默引我们前行。他送大哥、二哥学手艺,叮嘱他们学真本事、敬师傅,春节带着他们给师傅拜年;我和三哥读书时,他从不让我们分心干农活。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夏夜,父亲把我叫到跟前,一字一句讲"仁、义、礼、智、信",教我做人的根本。那时我读初二,似懂非懂,却记住了他眼底的认真——用最朴素的善良,给我们立起做人的规矩。子女的成长、工作、成家、住房,桩桩件件都熬着他的心。压力最重时,常看见他端着碗,坐在门前树荫下默默吃饭,望着远方发一阵呆,再缓缓起身,继续扛下一切。

母亲一生被病痛纠缠,从针灸喝中药,到输液住院,从未断过医治。我读初中时,母亲病情加重,家里一贫如洗,父亲便带着她辗转十几公里到乡镇卫生院。他放下工作、丢开农活,日夜守在病床前,端水喂药、四处打听偏方,半点不敢松懈。左邻右舍都说:"你妈能多活十几年,全靠你爸拼了命的照顾。"

我只见过父亲两次流泪。

一次是母亲病重住院,他从医院赶回家,撞见母亲的舅舅前来探望。想着妻子的病痛、家徒四壁的窘迫、尚未成年的儿女,在长辈面前,这个从不示弱的男人终于绷不住,失声而泣——他太累了,太需要一点安慰了。

另一次是母亲离世。那天我恰好在家,母亲突然大口吐血,等我们慌慌张张请来医生,已无力回天。听见"人走了"的那一刻,父亲轰然崩溃,失声痛哭。哭母亲半生病痛、从未享过一天福,哭几十年风雨相伴、从此阴阳相隔。

贫穷与病痛,耗光了家里的笑声,也把父亲压得愈发沉默。他不说苦、不喊累,所有重担都自己扛下。

长期的劳累与重压,让父亲50岁便患上鼻咽癌。可他依旧坚韧,积极治疗,自学中医调养,平静地与病痛抗争了二十年,70岁那年安然离去。

他的一生,坎坷清贫,却始终不屈不挠、热爱生活。沉默不语,却自有千钧力量。

父亲的汗水与眼泪,早已渗进家乡的泥土里;他熟悉的身影,消失在乡间寂寥的小路上,只留我一生思念。他永远栖居在我心底,从未走远。

莲叶何田田 王体明摄

•生活札记•

万物知收敛

□邢 凯

午休之后,窗外的颜色也不同了。整个夏天都有一条白白的光线照射过来,在墙上溅起一片水花似的波光,此时就淡了许多,梧桐树叶间透出淡淡的铜钱黄色,赤脚走在地板上感觉很冷,脚尖自然地卷曲着——身体反应要快于思维的速度。

巷子尽头的人家有一棵柿子树,每年都会把果实长到高墙之外。以前总是数着那些青涩硬朗的果子,在肥厚的叶子下面躲着,要歪着脑袋才能看见,但是现在不用再数了——最高的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盏橘黄色的小灯笼,在一墙翠绿之中亮起了一道光芒。在外面站了很久之后,邻居阿婆端着饭碗走出来问道:"你在看什么呢?""柿子红了。"她说:"还早呢,急什么。"

是的,整个夏天我都非常着急——急着赶稿子、回不完的邮件、冰箱里变蔫了的蔬菜、茉莉花不开花……在最炎热的时候趴在桌子上午休,一觉醒来发现手上印着稿纸的格子图案,都是汗水浸湿过的痕迹,仿佛整个人被压成了废纸堆一样,夏天的时间多得快要溢出来,使人喘不过气。等到了立秋以后,这些急迫的事情就消散了,在傍晚微风中渐渐地淡去了。

昨天傍晚去河边,芦苇已经长出穗来了。紫色灰白色的毛茸茸的穗子在夕阳下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芒。两位老人坐在石凳上,老太太剥开一个莲蓬,把一颗颗莲子放到搪瓷碗里。老头伸手想拿过来尝一下,却被老伴轻轻打了回去:等煮熟了再吃。莲蓬是早上在菜市场买的嫩莲,颜色已由青转为暗褐。夏天的嫩莲清凉可口、消暑解渴,秋天的则黏乎乎的,能降火,因此他们并不急着吃掉它,而是慢慢地等着水沸腾——此时的等待也是有味道的。

蹲在河边洗手的时候,水比夏天要凉一些,在手划过的地方留下一道平滑的波纹,不像夏日里那样一搅动就会变浑浊。蜻蜓停在芦苇尖上纹丝不动,翅膀重叠在一起,静悄悄地休憩着,在夏季里到处乱窜之后,终于可以安静下来歇息一会儿了。

立秋之后,祖母就会开始晒东西。拆开夏天穿的衣服时,把棉花絮摊在竹竿上晒,我在旁边跑来跑去,祖母说:"不要动,让阳光把潮湿的地方晒干一些。"直到此时才懂得她的话——被褥里有湿气,人的身体里也会有湿气,整个夏天积攒下来的汗水、烦恼和焦虑都变成了体内的一种湿气,在秋季到来时要把它们晾一晾,慢慢风干。

旁边的丝瓜藤上还有几个花苞,最高的位置下面有一根老丝瓜,表皮已经发黄了。菜农说这是留作种子用的,等到瓜皮干裂的时候才能采摘,等到风刮够、日头晒足之后,就会自然开裂。他的话语像是长在土地里一样慢慢生长着。

经过阳台的时候,已经枯萎了一半的栀子花又在干枝上长出了新芽,我没有给它浇水,也没有动它。这时候我们不能着急,越看越觉得它纹丝不动,转身去忙别的事情吧,它会自己生长的。万物并非退缩,而是一种收敛——把向外散发的力量凝聚到一个小小的核心之中,这个核心里面包含着明年的芽、下一年的花以及更强劲的生命力。

傍晚的时候,有风吹进窗户里来,带有一点儿远山的凉意。不必再关紧门窗了,因为风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纯净。夏天用过的蒲扇搁在桌上,扇面也有些松动了,微微卷曲着,手指碰到扇柄时,还有一个浅浅的印记。

立秋之后,万物开始懂得收敛——不是退缩,而是把夏天的浮躁与汗水慢慢晾干,收回内心,凝成一颗沉默的核,里面藏着下一季所有的绿意与光。

•诗韵潮声•

八月札记

(外一首)

□裴金超

老冰棍在掌心
淌成清凉的小溪
牵牛花偷喝
昨夜露水的酒
醉得把影子缠上篱笆

风翻动晒谷场的信
子粒簌簌滚出
沾满太阳的体温
玉米躬身蓄须
默默酝酿着金黄
南瓜花把自己
卷成小喇叭
吹落夕阳的余烬

深夜
萤火虫清点着
掉落的星星
蟋蟀们争相拆解
那封未启的秋意

八月的絮语

知了挂在枝丫
喊哑了整个夏天
葡萄架垂着
紫水晶的风铃
蝉鸣冲上去
碎成酸甜的光斑

荷花在水床打盹
微风是偷摘莲子的贼
被蛙鸣撞个正着
粉白的梦
顺着荷的叶脉
滑进淤泥

芦苇把悄悄话
纺成白絮
萤火虫提着小灯笼
在草叶上
抄录未说完的絮语

别燕

□刘德森

如果世间有轮回
我愿做一只羽翼舒展的飞燕
携着晚秋的清寒
草木摇落的时节辞别
徘徊在故乡茅草房的屋檐下

清晨轻啼几声浅浅的絮语
双燕相伴看人间烟火
虫果充饥,早已养大幼雏
盼着羽翼丰满,一同奔赴远方

袅袅炊烟升起
依旧是我盘旋觅食的时刻
纵然要历经狂风冷雨
心中仍旧无所畏惧

落日余晖漫进旧日巢穴
黄昏的暮霞尚未褪尽
我裹着余温酣甜在梦里
幸福抚平淡淡的伤感

借候鸟羽翼,捎去心底祈愿
一杯浅酒,敬岁岁故园
念烟火故乡

本报地址: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0550-2182812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刷